

唐書
十四



伊 8
1.735
298



78
1735
238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唐書卷九十一

唐書九十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貲乏行
 及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繫歲餘以贖論
 因亾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
 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卧内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
 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閣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
 宋老生敗棄馬投壑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
 濟河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徇扶風眾至六萬
 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
 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
 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
 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八日
 以贈資
 一八



秉
杲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
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
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
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并鉞將軍會突厥
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
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
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爲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
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爲前軍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
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始弘
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
卽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

兆爲鄆人開山涉書工爲尺牘爲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
軍掾從攻西河爲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輔羣盜驚力自張不相
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
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
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
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
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塙爲舉所乘遂大
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杲復爵位兼陝東道
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征劉黑闥
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
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
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大將軍府建爲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畱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陽豪桀舉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諡曰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爲汝州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鐔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場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後爲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欵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潛帥許及劔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爲才安潛入爲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卽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旣至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卽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遼且舍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取徐

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
爲太常卿會王珂王拱爭河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壻
也太原邸吏薛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
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
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冤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搏以吏部輔政徙兵
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
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扁亾吏
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
人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卽庖取刀一人不去曰
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亾矣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賈

也陳諸市亾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
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旣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
損

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
嗣襄王煊史館修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
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磻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久其
權於是天子厚禮磻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磻墨麻出崇魯輒
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爲宰相磻以楊
復恭西門重遂得近職奈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尚忍蹈
覆轍乎磻由是不得相磻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爲山南楊守亮詆
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與復
恭相親厚絀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妖

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爲朱攷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志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陝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遡江

與開州賊蕭闍提略巴蜀紹遣智仁及塔張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仁初以勲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爲人告擿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

威福者彊兵重鎮。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簡。陪葬泰陵。紹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禽。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斬州刺史，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撓，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事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邙，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充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竝領左一馬軍總管，擐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

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
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
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
魯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
坐免未幾起爲歧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
葬昭陵子處亮尚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
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
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
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
督府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

二萬本作一

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
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
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卽位拜左翊衛
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
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
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
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
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旣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諡
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
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
襄陽郡公以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淝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瓌早

七萬本作他
旧書亦作七

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亾，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畱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亾。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算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跂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

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辟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事與任瓌籌之。旣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千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畱戍永豐倉。高祖卽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至宋州，會徐園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卽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

殺質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人，今自爲戰矣。園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輔公祏反，詔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判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昧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

境

免坐廢爲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冑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腍，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盛稱和，美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荒憬安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竇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遣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卽陳款歸國，而嶺嶠閉，岨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卽授和交州大總管，爵譚

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
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已
老以穰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
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
而行恭爲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羣
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
衆稍散歸行恭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
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桀也何爲
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
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
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

生母廢爲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高宗
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諡曰襄
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
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邛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
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
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
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
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勣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槩皆
填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義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
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西川宅園
氏書

唐書九十

溫皇甫二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西川宅園
氏書

唐書九十一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為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辭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為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

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

祺

遣秦王諭旨旣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旣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祺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引爲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虚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諡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典校

祕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辭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卽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師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疆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天子

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爲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爲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橐鞬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爲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庶不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大和二

年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人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

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偽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旣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卽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劒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

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
激兵亂者也以造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
其兵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畱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
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
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
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
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
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
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
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
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懼服

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
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
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蒲飲狎昵
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
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
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
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
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
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
收疾之遂廢卒本名歧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

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
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
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
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
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
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
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滄陽太守治爲天下
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
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
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
下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

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
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
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陰交世充帝
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
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
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
正直爲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
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
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
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
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
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

唐書九十一
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畱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勦力刷讎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

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竝豫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祐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螳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饜東軍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

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為太府卿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能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為民流泉州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為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亾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略進平長安除相國曹參軍長道縣公辭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恐先朝

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辭舉與戰軌敗召暮還朝為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杲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籩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柈谷百里依山造攻城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

唐書九十一
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葢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邴國公諡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寢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皎晦

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卽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鬪雞呼之不名也賜宮女殿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皎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

議短皎任遇大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遊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號王邕等鞫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旣卽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攜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安策請抑損

令

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為祕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傳致較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為冤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為人所譏詆帝後思較舊勲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為祠享費子慶初

閑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較甥李林甫為宰相為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開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修植建陵詔為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

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倣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為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垙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廩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賊賂路塞而流品有叙眾乃伏較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

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顥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於曆數仕隋調
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
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
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
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
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曲如鉤例封侯
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解律明月而高緯闇不
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傅仁均撰
戊寅歷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
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狃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衆而丁壯
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

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
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
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
參軍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
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
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
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
真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
大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槃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
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槃
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

唐書九十一
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亾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

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溫皇甫二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唐書九十一

唐書九十一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唐書九十二

唐書九十二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勿頸交
 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醜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
 十六伏威狡諳多算每剽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
 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
 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
 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桀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
 若合以為疆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
 懼即引衆下之江都畱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
 誘顥墮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
 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勒公祏
 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

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財有衆數百亾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度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利兵械

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窋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畱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旣平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没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

稜王雄誕知名

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祐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祐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祐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度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亾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敵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子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亾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賊江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

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
卽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
輔公祐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
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祐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
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
從公祐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
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
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忠世界
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
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崱賊高祖移檄招之士
貴卽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

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
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
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
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
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乏
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
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
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
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邠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
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
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

唐書九十二
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卽與其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

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亾也今糧盡衆攜不卽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卽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亾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廷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

復不仁勇攻戰善用槩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
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饜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
侮景頗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庾盈
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畱守將趙什任賀
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
藝因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
而畱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旣還郡丞出郊謁藝執
之陳兵入什任等懼爭聽命藝卽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
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竝歸附
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曷爲總管藝自
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
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爲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

陰

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其功名唐公起兵據
關中民望所係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
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
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
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
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
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疾辱
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籍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
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卽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
反詭言閔武兵旣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幽治中趙慈皓出謁遂
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
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卽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

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旣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駟僮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亾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

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國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轅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給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詵畱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卽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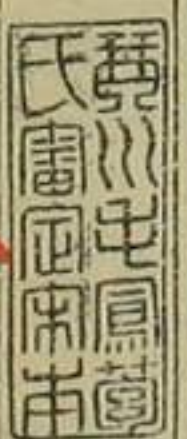
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亾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爲
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
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終



唐書九十二

二李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九十三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
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
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
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
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
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
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
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
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
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畱詔都督許紹勣靖紹爲
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

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畱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

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

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畱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亾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

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蹠血虜庭遂取定襄故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亾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

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千段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

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劔羽

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容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楊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雀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

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殘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刃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觴算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畱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絲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

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
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
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
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
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
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
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
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
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
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

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縗經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
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
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
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園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園朗復反
詔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
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
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
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
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巴合
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
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

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勣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

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畱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畱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荅曰此陛下家

唐書九十三
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勅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勅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勅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勅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亾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貲。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楊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勅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勅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

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勸。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没。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鑿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勸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

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
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
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阜頂
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畱養子者聽餘出之葬
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
勣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季
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
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嗣終桂州
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
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
直杜求仁貶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蓋屋令坐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
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
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
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
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
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爲
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
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蓋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
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
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
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

豕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
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
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
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
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
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
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
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
埽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
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
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
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

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
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
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
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
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
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
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
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
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
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
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

籍益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
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勸之節見于黎陽故太
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
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勸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
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
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
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
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
人傳著怪詭譏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二李列傳第十八

終

西川忠鳳
氏唐開元

唐書九十三

侯張辭列傳第十九

西川忠鳳
氏唐開元

唐書九十四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
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卽位拜左衛
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
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
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
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
士約齋窠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
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
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
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
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積鹵二千里

深

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柝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

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繫已不免鈇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其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

唐書九十四
壻賀蘭楚石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
爲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
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妻怪
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不從承乾
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
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
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
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
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
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旣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
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

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
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
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
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
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亾命共城山俄檢校
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
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
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
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卽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
夫進封鄆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
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

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
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
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
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
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
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
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床直視無所
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
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
養爲子名慎幾亮子顓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
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
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

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卽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
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
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
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
案之亮譴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
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
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
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辭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
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
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
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卽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

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亾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益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壘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翹智盛堅守

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譟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亾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爲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

唐書九十四
五
改左衛將軍尚丹楊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卽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淥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沟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言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勗而已卽爲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畱爲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

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爲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卽引衆踰洛水入

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問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園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爲賊所執園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爲念園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園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

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希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旣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旣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旣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潁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

唐書九十四
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辭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給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塘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李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亾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寶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雁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璠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

久之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

州刺史召爲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
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
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
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
爲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
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爲人率
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
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爲馬軍副總管世充子
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
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
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

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
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
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
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
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
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
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辟萬徹與狂豎
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濫君羨之誅
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薛川宅鳳臺氏書

唐書九十四

高竇列傳第二十

薛川宅鳳臺氏書

唐書九十五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勵樂安王入隋為洮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為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甯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為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无忌密計討定

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
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
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
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
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
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
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
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
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
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
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
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

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卽所舍問之
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
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
分卿置勿言卽從數百騎出長孫无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
臨喪帝猶不許无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
都督諡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饗往祭帝自爲
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卽位加贈太尉配
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
不焚橐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
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
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
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貨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

唐書九十五
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
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
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
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貴不肖子
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
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
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
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
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
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
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
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

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鄼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
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
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恥焉目爲勲格義府奏
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
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
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
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
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
之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
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
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

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戶部尚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无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歧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吳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閱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亾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

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諡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射衆爲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旣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辟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鄴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旣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

下有不用命卽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旣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後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尚承加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亾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畱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畱守陝護饗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諡曰懿母隋文帝妹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

大學釋褐，干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為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為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婿，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為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畱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勳於

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諡曰密子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亾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鄣塞，制突厥之人。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為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韻利，詔處其衆河南。

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亾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荅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諡曰肅子達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公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

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諡曰安

抗弟璉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璉內憂恐會使者至璉引宴卧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鄴王納璉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璉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雷王孝逸通

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竝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挺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為奉常、王卿、劉祥道為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為西臺侍極，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勣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

正
方

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為忤，眾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諡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安政五年仲夏下流以萬曆板一校朱批章句

少納言夏長

高竇列傳第二十終

再川生鳳園氏書

唐書九十五

